

东北民间故事

# 馬 郎

熊塞声整理

作家出版社



## 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包括六段民間故事，都是流傳在東北各地的。“馬郎”一篇是結合了老虎媽子、七棵白菜、馬郎等連續起來，很有趣味。“雙蝴蝶和大砂虫”虽是梁山伯祝英台故事，但收尾不同，寫到馬公子變砂虫追蝴蝶，娶親隊伍都變成花草，別有一種神話美感。“老庄與皇上”、“奇怪”兩篇充滿階級鬥爭的反抗力量。“夢二先生”以遊戲態度鞭撻了一般貪官污吏。“魏小與王桂花”贊美了一個意志堅強的誠實青年，終於達到婚姻目的。從這些故事里看出人民的愛憎和願望。

馬 郎

蕭 寒 聲 整 理

\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32開(56×77) 1/32 印張1 7/16 總頁9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1—19000冊

統一書號:10020·1039

定 價:(2) 0.10 元



## 目 录

藤 郎.....	1
老庄和皇上.....	17
茅二先生.....	26
“奇怪”.....	31
双蝴蝶和大砂虫.....	34
魏小与王桂花.....	39

## 馬 郎

### 一 老虎媽子

多少年前，在东北黑龙江岸上，人烟很少，除了森林，就是荒山草地，狼豺虎豹成群，人們都管这地方叫北大荒。据说：在这大荒片上，一到了秋天，荒草长的有两丈来高，蚊子有蜻蜓那末大，蜢子有蝴蝶那末大。你要到了那地方，走上四五十里也不容易找到一个村子。那地方，一个村子里才有三五户人家，有时候，一清早刚一开门，就会看见有野兽坐在门外等着你；狼叨走小孩子是常事。

有这么一家人家，姓張，两口子养活五个姑娘，大姑娘名叫門門关，二姑娘叫簾吊儿，三姑娘叫笄帚疙瘩，四姑娘叫刷帚头，五姑娘叫擗火棍。这張老头那一年上山砍柴，一去就没回来，不知是掉在山下摔死了，还是被野兽吃了，家里就剩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姑娘过日子。她脸上有几个麻子，人們都管她叫張麻嫂。

有一天張麻嫂对女儿們說：“孩子們哪！今天是你姥姥过生日，我到北屯給姥姥拜寿去，你們要好好看住家，可別叫人进来，不是我回来，誰来也別开门哪！”

孩子們說：“記住了。”



張麻嫂穿了件新毛藍布衫，頭戴黑絨帽，手里拎個小筐兒，里面裝了壽桃和壽面，正要朝外走。

門門關和鏡吊兒都說：“媽媽！你別走大道，走小道吧，大道有老虎媽子。”袋帶疙疸和刷帶頭就說：“媽媽，你別走小道，走大道吧，小道有老虎媽子。”

弄的媽媽也不知走哪條道好了，娘幾個合計了半天，後來還是決定走大道。

走到半道上，你猜怎樣，可真是說啥有啥，老虎媽子真就下山來了。一對爛紅眼，滿身是黃毛，還有一個尾巴在后面甩哪着，毛着腰，晃搖晃搖就來了。

它走到張麻嫂的跟前，摺着嗓子細聲細氣的說：“大嫂！大嫂！你上哪去呀！”

張麻嫂說：“不上哪！回娘家，給我媽拜壽去。”

老虎媽子又說：“坐下歇歇腿吧！”他們就都坐下來嘮

起家常來了。

老虎媽子又慢聲慢氣地問：“家住哪呀！有幾口人？”

張麻嫂見它說話也怪和氣的，就回答說：“家住朝陽屯，在村口上有兩間草房，窗前一棵大柳樹，家里有六口人哪。”

老虎媽子說：“是呀！六口人哪！幾個孩子，是姑娘還是小子，都叫啥名子？”

張麻嫂心想，這是老虎媽子嗎？它也不咬人哪！說話还挺和氣，也就嘮開了：“我有五個姑娘呀！大的叫門門關，二的叫簾吊兒，三的叫笤帚疙瘩，四的叫刷帚頭，小拉乍（最小的孩子叫“小拉乍”）叫燒火棍。”

老虎媽子全都記在心裏了。它又說：“大嫂！大嫂！叫我看你筐裏裝的啥？”

張麻嫂說：“是壽桃壽面哪！”

老虎媽子嚙着唾沫說：“聞見這味儿都怪香的，給我一個尝尝吧。”張麻嫂有心不給，又怪拉不下臉來的，只好扔給它一個壽桃；它接過來一口就吞了。它叭噠着嘴，嚙着唾沫又向她要。張麻嫂沒法子，又扔給它一個，那知它吃完了又要，吃完了又要，要來要去把一筐都吃完了。

老虎媽子想了一會說：“大嫂子！喲！你看看你脖子上有個大虱子呢，快叫我替你掐死吧。”

張麻嫂當是真的，一伸脖子，老虎媽子“噉”一口就把她咬死啦，一会儿的工夫就把這好心的張麻嫂吃完了。

它穿了那毛藍布大衫，戴上那頂黑絨帽，晃搖晃搖就

奔朝阳屯来了。这时候天也就黑啦，它摸到路旁两间小草房的门口，两个前爪子把门打的拍拍的响，它细声细气的叫：“门门关！簾吊儿！快来给妈开门来！”

姑娘们赶紧扒着门缝问：“谁呀？”门门关伸出一只手来，摸一摸老虎妈子的脸，就说：“哼！你不是我妈，我妈脸上有麻子。”

老虎妈子转过身，悄悄的念着咒：“东风吹来几个谷粒粒，落在我脸上；西风吹来几棵蕎麦皮，落在我脸上。”它说完了把脸往上一迎，可真是，东面刮来了谷粒粒，西面刮来了蕎麦皮，都落在它脸上了。它又细声细气的说：“笤帚疙瘩，刷帚头，快给妈妈开门吧！”

簾吊儿伸出一只手，摸摸那脸上是有麻子，往上摸，摸见了妈妈的黑绒帽，往下摸，摸见了妈妈的毛蓝布衫，再往下摸，摸见了一个毛烘烘地象尾巴一样的东西，簾吊儿把手抽回来，说：“哼！你不是我妈，我妈没有尾巴。”

老虎妈子没话说，想了半天：“哟！傻孩子，哪是尾巴呀！是你姥姥给了我一把鸡毛掸子，我不好拿，就别在裤腰上了。”

小烧火棍想妈想的厉害，等了这半天就哭起来了。簾吊儿想也许不是尾巴，便把门开了。

进了屋门上了门，姑娘们说：“妈妈点灯吧！”

老虎妈子说：“怪费油的，别点了，睡觉吧。”

姑娘们说：“妈妈！做饭吧，怪饿的。”

老虎妈子说：“怪费柴的，别吃啦，明早一块吃吧。”

姑娘們都不出聲了。三歲的燒火棍，每天都跟媽媽睡，今天還是和媽媽睡在炕頭上。笤帚疙瘩，刷帚頭，一個一個排下來，大姑娘門門關睡在末炕梢。

睡到半夜，門門關聽見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的響，好像誰在炕頭上吃什麼東西。她悄悄把鐮吊兒推醒，兩個人唧咕了一陣，她們說：“媽媽！媽媽！你吃啥呢？”

老虎媽子說：“是你姥姥給我的胡蘿卜干。”

笤帚疙瘩和刷帚頭聽見說蘿卜干就都醒啦：“媽媽，我也要！”

老虎媽子說：“叫我壓咳嗽的，你們也不咳嗽。”

姑娘們都鬧起來了：“媽媽饑死人了，快給吧！”

它只好拍一下子扔過去說：“死丫頭，給你們！”

門門關接過來一摸，天老爺，哪是胡蘿卜呢！明明是一隻小手，還剩幾個小手指頭，這下子她們可就全明白了。

姊妹四個哭一陣，商量一陣，抽抽嗒嗒又哭上一陣。老虎媽子睡醒了一覺說：“死丫頭，你們不睡覺都抽嗒什麼？”

笤帚疙瘩說：“媽媽我要撒尿。”

刷帚頭說：“媽媽我要拉屎。”

老虎媽子說：“下地尿吧，拉吧！”

門門關說：“地有地神。”

老虎媽子說：“上灶坑尿去吧！”

鐮吊兒說：“灶坑有灶神。”

老虎媽子沒好氣的說：“上外頭尿去吧，快去快回



来。”

听了这话姐几个溜溜的都出去了，她们往洋油桶里倒水扔砖头，浙里花啦，装着拉屎撒尿，后来她们就全爬上树了。

老虎妈子等了半天就叫唤上啦：“门门关！镣吊儿！你们还不给我死回来，有多少屎尿，这就拉不完尿不净了。快来吧，老娘又饿了。”骂着骂着它就出来了。

姑娘们在树上说：“妈妈这树上的枣子可好吃呢！又脆又香。”

老虎妈子一听，唾沫又往外流了，它说：“好孩子给我扔几个下来。”

姑娘们说：“爬上来吧！尽量吃！妈妈你把窗下的绳子拿来，一头拴在你腰里，一头扔给我们，等把你拉上来枣子有的是呢！”

老虎妈子摸着了一根柳罐绳子，一头结结实实的拴在自己的腰上，一头扔到树上，姑娘们接到绳子就都不哭了。

她们把它拉到半空里就忽然放下来，墩的老虎妈子屁股可痛啦！她们就这样一下一下墩着，嘴里还念道着：

“墩！墩！老虎妈子你发昏！”

“摔！摔！黑心的野兽你起不来！”

她们就这样墩，墩的这怪物爹一声妈一声的叫唤。最后大家把它拉到顶高的地方，然后一齐撒手，老虎妈子就在这时候，忽然想起来张麻嫂说的有一棵大柳树，这并不是

枣树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听见“叭啷”！一下子，老虎  
娘子摔成了一块肉饼子了。

这时候公鸡叫了好几遍，天也亮啦，姐几个下了树，  
哭了一大阵，她们有心把这怪兽扔到山里去，又想起它肚  
里有媽媽和妹妹的骨肉，便把这死东西埋在大树下了。

## 二 七棵大白菜

过了好些日子，大树底下长出来七棵大白菜。吓！  
这白菜长的才好呢，绿绿的叶子，白白的帮子，水凌凌的，  
一棵一棵又干净又新鲜，哪棵都有二尺多高，看上去可真  
爱人哪！

有一天，门口来了一个老货郎子，他用一根扁担挑了  
两个木箱子，他摇着拨浪鼓，“得郎郎”“得郎郎”的响，嘴  
里还吆唤着：

“谁买花  
绒线，金银五  
色花边儿，绉  
带儿，针头线  
脑儿。”

四个姑娘  
听了都跑出  
来。她们说：

“货郎！货



郎！你站下，买几色絨線扎朵花。”

貨郎子就站下了，她們都圍上來，又买頂針，又买花絨。可是买完了，都沒有錢，几个人商量商量就把七棵大白菜給了貨郎子。貨郎子看看这也不吃亏，也就答应了。

貨郎子把七棵大白菜裝到一只空箱子里，看看太阳偏西，担起担子就往家走。

真有点奇怪，他覺得越走越沉，越走越沉，累的滿头是汗。后来听見耳边人說話：

“爸爸！你歇歇担，擦擦汗，抽抽烟。”

貨郎子东瞅瞅西望望，也沒見有啥人，他想到也許是自己听錯了。可是他也走不动了，便把扁担搭在两个箱子上，坐下来喘喘气，拿出来烟袋抽上一鍋子。老貨郎心里納悶：“今天这箱子多了这么七棵白菜，就这么沉嗎？真怪呀！”

他歇了一陣子，又担起担子走，走了一会儿，箱子更沉了，把他累的呼哧呼哧的。他又好象听見有人說話：

“爸爸，爸爸！歇歇挑，小心累坏了腿和腰。”

这回他可留心了，他清清楚楚听見是一个姑娘声音。真怪呀！这荒山道上哪来的姑娘呢？他越想越怕。忽然他听見“噗吃”一声，明明是个姑娘笑，后来又变成一群姑娘笑，唧唧咯咯的。

貨郎一下子把貨箱子掀开，看見里面端端正正坐着一群姑娘，这下可把貨郎鬧怔了。

姐妹七个走出来，一齐給貨郎叩头，都管他叫爸爸，

把这老头叫的心花开放了。他領着一群姑娘朝家走。

貨郎的老伴看見老头 帶回來 這一群姑娘，一點也不明白。她細細的看她們，黑溜溜的大辮子，辮梢兒一直搭拉到屁股蛋上；一對對大眼睛，就象瓜葉上的露水珠似的，齊刷刷的整整七個姑娘，老婆子不由的罵道：“老不正經啊！你騙來誰家的好女兒呀！你不賣針綫，你要賣姑娘嗎？”

弄的老頭氣不得笑不得的，還是姑娘們上去叩了頭，從頭到尾把事情說了一遍，才把個老媽媽說喜歡了。

這事東鄰西舍都看着紅眼，都說看人家多有福，几世修下的，老天爺給送來了七個美姑娘，長的一模一樣的，好像剛洗的一把小水萝卜。隔壁的王大媽，常把她們認錯，一會朝着大姑娘叫五姑娘，過一會又管五姑娘叫七姑娘，一天不知鬧出多少笑話。

老兩口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有點啥 都給女兒們先吃穿了。有人說：“七個姑娘就成了你老兩口的七個寶貝了。”

老兩口說：“那是我倆的七顆眼珠兒呀！”

這一家人過的很快樂，就是在这小村子里 也比往常熱鬧多了。

### 三 馬郎

有一天，老貨郎要出去打柴，姑娘們對他說：

“爸！爸！爸！早晚打柴，怎不采些野花来？”

老爸爸說：

“咱家里，月季开，茉莉香，哪朵不比野花强？”

女儿們說：

“家花不及野花香，野花戴了香满庄。”

說了半天，老爸爸就哼着答应了。他在山上打了一担柴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想起了女儿們的話。他剛一想到这里，便見到滿山滿野开遍了鲜花，有野芍药，野牡丹，还有藍瓦瓦的馬蓮花。老貨郎子摘了最大的一朵馬蓮花。花朵剛一摘下，就看見从花里跳下一个小人儿来！是一个一寸来高的小人儿，小人儿三蹦两跳的变成了一个年青漂亮的小伙子。这可把老人吓坏了。他用兩手去揉眼，他想着也許是自己眼花了。他剛想說点什么，还没等

張嘴，就聽見那小伙子說：

“不用問，不用瞧，你的米意，我知道，回去告訴你七个美姑娘，我是万花王，我的名字叫馬郎，誰要戴花，誰来当娘娘，不当娘娘花儿戴不上。”

話一落音，这



个名叫馬郎的小伙就不見了。老头回到家里，把这事从头到尾說了一遍，問女儿們誰愿意去当娘娘。

大姐說：

“舍不得爹，舍不得娘，舍不得三間破瓦房。”

二姐也說：

“舍不得爹，舍不得娘，舍不得三間破瓦房。”

后边三姐、四姐、五姐、六姐都这样說了。只有七妹說：

“舍得爹，舍得娘，舍得三間破瓦房。”



第二天一清早，老爸爸就把七姑娘送給馬郎去了。七姑娘坐上了獨輪車，老爸爸推起来就走。姊妹都送到大道口。老媽媽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話都說不出來了，一直站到看不見了才回來。

太阳正午啦，老头和七女儿爷俩才走到有馬蓮花的山下。剛一住脚，就听見一陣鼓乐，笙管笛箫，好象仙乐一样，远远来了一頂花轎，顛顛悠悠，越走越近，抬轎的都

头戴花冠，有的是牡丹編成的，有的是玫瑰編成的，还有的是野丁香的，轎一落地，便从轎里走出一个年青人。

老头睁眼細看，果然是昨天那个漂亮小伙子。馬郎走上前，給老头叩了三个响头，然后就把七姑娘扶到花轎里去了。音乐一响，轎子就抬上走了。

走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花轎站下来，音乐也住了。七姑娘仔細的向四下里一看，沒有了花轎和抬轎的人，也沒有吹打乐器的人了，眼前到处是鮮花，——哎呀，水比家里的甜，花比家里的香，真是另一个世界了。

馬郎是个身强力壮的人，懂得各样庄家。他教給七姑娘一切农家的本事。

在一条小河边，楊柳树下面，他們打下地基，馬郎去担水，七姑娘就和泥，不几天的工夫盖起了一座小草房。

春天馬郎在前耕，七姑娘在后面种。

夏天，馬郎在前边鋤地，七姑娘就在后面薅草。到秋天他家高粱有两人高，打下的粮食一年也吃不完。

小两口过着很恩爱的日子。說的慢，过的快，不知不觉过了一年啦！这一天，又是馬蓮花盛开的时候，七姑娘对馬郎說：

“馬郎馬郎你看家，我到东庄走娘家。”

馬郎答应說：

“早去早回家，小心路上有夜叉。”

七姑娘穿了一件月白色的长布衫，一双云头鞋，疙瘩髻儿圓圓的盘在头頂上，鬓边斜插了一朵藍瓦瓦的馬蓮

花。她走出家門，在村口的井邊，彎下腰看看自己的影子，她看見自己水里的影子更俊了，不由的抿着嘴笑着，走回娘家去。

爹媽見着小女兒回來，乐的嘴都閉不上了，張羅着殺雞宰鴨子。姐妹們都圍着問：那馬郎是個啥樣人，待她好不好？公婆怎麼樣，待她怎麼樣？

這姐妹七個，一年沒見着，說了半夜話，問長問短，七姑娘一夜沒停嘴，全說的她那馬郎怎麼怎麼好。三星偏西了，大家才睡下。

大姐心里可是不得勁，翻騰了一夜，直到雞叫了才打了一個盹兒，她惱恨當初為啥不說：“舍得爹，舍得娘，舍得三間破瓦房……”

真是人心隔肚皮，一人不知一人心，哪成想，大姑娘一夜之間黑了心腸，想害自己妹妹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大姑娘要送七姑娘回婆家，她倆就手拉手朝馬郎家走。走到馬郎家的村口了，大姐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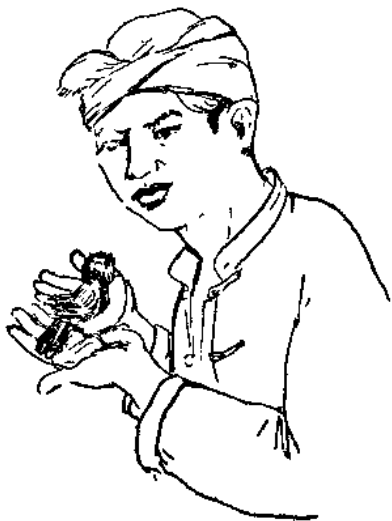
“喲！看那有口井，咱們井台上歇歇腿，照照水里的影子，看看咱姐倆到底是誰長的俊。”

七姑娘想：“一定是我俊。”便同大姐去井邊照。一看，真是七姑娘俊，大姐生氣說：

“敢情你的衣裳穿戴都好，若是我和你一樣，我也会那麼好看呢。”

七姑娘听了這話，就脫下衣裳遞給大姐，自己穿上大姐的衣裳，兩人又往井里照。看看還是七姑娘俊些，大姐





心想着：“哼！啥都是你好！”越想越生气，她用死劲一推，七姑娘没有留心，噗咚一声便扎到井里去了。剩下大姑娘一人，她就这样穿着妹妹的衣裳走向馬郎家。

馬郎看見她回来了，心里納悶。他想：今儿这人怎么这样生头生脑的

呢？馬郎細細端詳，媳妇还是穿着月白色的长衫，一双云头鞋，疙瘩髻儿圓圓的盘在头顶上，斜插了一朵藍瓦瓦的馬蓮花。馬郎心里納悶：头是她的头，眼是她的眼，怎么就好象不是她了呢？真是說不出，道不出，日子只有照平常那样过下去。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，馬郎去到井边打水，听见“嘟噜”一声，从井里飞出一个小雀儿来，一只藍色的小雀，她朝馬郎跳上跳下，吱吱喳喳乱叫。馬郎順口說道：

“你是我的妻，落在我的帽沿上。”

小雀真落在他的帽沿上了。馬郎又說：

“你是我的妻，落在我的袖筒里。”